理學逢源

理學逢源卷之一

婺源汪　紱原名烜 燦人集　　族姪　嗣佳麗南　參訂

門人余元遴秀書

後學董昌瑛厚山　校

內篇

聖學類　天　性　情　心　敬　誠　格致

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汲汲於身心性命之求也爲人者汲汲於干譽求祿之趣也然求以爲己而不得原之所在則流於異說者時或有之則又無以己物兼成而適至於賊道矣但從事於聖人之學而無爲己之心則又何以有諸己哉

合天人原終始緝此篇以明身心性命之理俾異說不得攙焉

天

天也者萬物之所資始也惟資始之故主宰之管鑰者其體也屈伸者其氣也不息者其性情也莫之主而主之冲穆而著明者其理也蓋天之生物一氣而已氣之動陽也氣之靜陰也自靜而動陽動於中陰抱於外是爲天一生水陽氣漸達有自然之勢天三生木也動極而靜陽盛於外陰伏於中是爲地二生火陰氣漸盛復還於靜地四生金也陽之始生元也漸長亨也陰之始生利也陰極則正固而陽復焉此天行之不息也不息者理之爲也木生生仁也火文明禮也金嚴肅義也水澂澈知也而莫非實理

之爲主焉信也天以此生萬物以理爲性以氣爲形而功用神矣衆生芸矣一分而萬萬各具一萬有雖紛本於一元是以且明實主宰焉而物之生於天者逆理則凶順理則吉一治一亂斯爲氣數而不以亂終則理斯主君子法天盡性而已凡所謂五行者皆指氣之流行而斯理所寓者言耳非即謂水火木金土之爲物有形而

況於一者言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無心生物其心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命謂天理天之所以生生者也無朕之可窺故歎其深

遠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沖漠無朕而理具焉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也

易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乾元謂陽德之始天地之心氣機之動也萬物無不資之以始而自始至終莫非此一元之通貫矣雲行雨施生理之旁達也品物物物萬而各有等差流形流動而成形謂品物之形於此中洋溢而出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卽天道也由變而化而流形者各遂其所生之理

氣以保之不失合之不違陽德之成終而成始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天之所命即人物之所性也

書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天命之謂性性無不善即天之黙升而助其居止者矣

書曰天道福善禍淫　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張子曰天體物而無不在○無非理氣之所主故皆旦明之所體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蔡節齋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者非而獨執太極只在陰陽之中者亦非也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陽動而陰隨故曰陽變陰合合合陽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太極象未形而理已具形已存而理無朕故曰無極非太極之先又有一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得五氣之偏者其性亦偏如水火木金土之物介羽鱗毛倮之類是也得五氣之全者其性亦全全故食味別聲而五常五事五倫之理亦惟人無不具焉無極之眞理也二五之精氣也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萬物皆然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此人之所以貴於物也氣秀且靈則理亦全而昭著矣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五性性也感物而動情也性無不善動有得有不得而善惡分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靜惟聖人湛然無欲故能主靜而立人心之太極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天地之道不過一陰一陽而已知人物之稟此而生則知人之當全此而歸矣大哉易也謂易之道斯其至矣

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以性情言謂之乾以妙用言謂之神

以功用言謂之鬼神其實一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妙用言其理也

性

性者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得乎天地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卽孟子性善之謂也得乎天地之氣以爲知覺運動之用此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知覺運動者氣而氣之所禀厚薄清濁殊焉此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也夫孰非與生偕來而可不謂之性然天之所以生人者理而已矣天無心生物其心是卽所謂理也而生意之所動氣機隨之氣動而未有所偏則理純而未有所雜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其本體亦猶是矣故性善也理無體以氣爲體氣之所

稟有厚薄清濁之殊則理之所具亦不能無所拘斯麗於形質而智愚賢不肖別焉是成性之後先儒所云纔說到性處便已不是性也知覺運動氣之用而卽此理之與故知覺運動非性而知覺運動之各有定則則所性存焉舍知覺運動之靈則性之理亦無從而可見矣要之生物之理人物所同惟物得其鈍雜之氣而理以不全物之所以賤也人得其氣之秀靈而理以顯備人之所以貴也而秀靈之中又不能無厚薄清濁之稍殊焉似不可遽謂所性之同矣氣有厚薄清濁之殊則知覺運動之用亦有殊又不可謂所生之同也抑知夫理者生人之本氣者生人之

用役於用則欲流而性不可見反而存焉則此理未嘗不具也天以此氣生人知覺運動耳目口體本皆所以載理而爲全此生理之具是則所謂才不盡其才非性之不善矣才雖不同而皆可以爲善則氣質之殊原無害於性之本善厚薄清濁雖殊而要之秀靈於物也故君子曰性善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陰陽氣也一陰一陽卽理也生意之動此理之眞純粹至善眞精妙合氣以成形而性具焉性麗於形氣而氣

之所成不無得陰陽之頗則各隨所見以爲道百姓又日用而不知皆不足以見道域於氣質之所成而忘其繼善之本體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朱子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魏了翁曰天氣地質氣輕淸而質重濁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天地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然則所謂氣質者有偏駁純正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

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皆謂此也陳介眉曰言性又言氣質則可分由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性也而或分而二之則不可烜按陳說似是而非蓋理與氣同得於天理者氣之主而氣者理之所附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蓋謂成形之後理寓氣中是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若天地之性則未麗乎形而粹然至善之本眞耳性之理立於成形之先而性之名實立於成形之後故程子曰才說到性處便已不是性謂其已麗於氣質也故以氣質對性善言則氣質不得專性之名以生物之事言則氣質何莫非性而天地之性實即在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張子之意正欲人不以氣質為性而以理為性也豈眞分而二之也哉曰孔子不言天地之性何也曰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之至孟子時而有不得不

言性善者至宋時周程張朱諸子又有不得不別理氣而詳論之者言亦各因其時也

禮記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之德即理也陰陽以體言鬼神以用言交會謂不偏五行之秀言精華也周子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得其秀而最靈者爲人意亦如此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靜則繼善之體渾而在中動則乘於氣而有欲欲亦非不善流而無制則惡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朱子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形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形色莫不各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朱子曰性也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命也有性焉是擴充道心欲其無不及也口鼻耳目四肢之欲而亦謂之性者是皆人之所得於天以生則不可不謂之性也張子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卽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

焉之意然孟子所謂命而張子亦謂之性何也曰孟子以其能限制我故謂之命其實天命之謂性嗜欲之節制氣稟之美惡皆性也孟子固據世俗之所謂而低昻之耳

以上皆兼理氣言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無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發而後有善不善何以言未發之善也曰順而發之必善故未發善也有非順而發者乃有不善耳不中節亦未至於惡大背其本心則惡矣故性善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眞西山曰衷卽中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之以仁義禮

知之德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所謂衷也自天始降而言則謂之衷自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蘇氏謂唐虞夏商只言一中字至孟子始言性善而論性者紛矣炬按中則至善偏則不善矣所謂中者豈善惡雜揉之名哉蘇氏溺於異端其所謂中蓋亦猶釋氏之空寂焉云耳

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自天降於民故卒之曰性自民受於天故原之曰命中者不偏不倚之謂也凡物之著在一偏者則得一而無以兼該如東只在東南只在南便遺卻西北矣物性之偏者猶是也得其中則上下四方無不兼照無不可通民性之萬物皆備者以此也萬物之生如水火木金羽毛鱗介皆得乎五行之一氣是偏者一方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是人受天地之中也

易傳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天地只此生理生理既動自然燦爛旁通而各有當然之則正固不搖此天之命也其在人則仁禮義智之德天命之性也全體此生理而不失以嘉其所會利物貞固君子率性而已而足以長人合禮和義幹事率性之道也然非健無以行之健則全乎天而不間以人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所謂利之故驗性之本善於此爲切孟子之言良知以驗性善也陽明之言良知欲廢問學也孟子欲人於此而擴充之陽明欲守此而矜持之異矣○或謂親親敬長卽此可達天下曰謂愛敬之心推之天下則可謂卽此可達天下則不可此所謂達之天下只言人皆有之耳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杞柳之性暢茂條達水之性下是在物亦各有性告子舍杞柳之暢達湍水之下流而第以杞柳湍水爲性是

皆生之謂性之旨也人爲仁義順性而爲杞柳爲桮棬戕賊以爲水之東西莫不就下人之爲不善搏激之而已是皆非以言性矣由其以生爲性而不知有生之理知食色之爲性而不知有食色之則故也知有氣而不知有理人獸同矣○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是而理絕不同胡雲峯曰理同氣異從人物有生之初言氣同理異從有生之後言烜按天地生物只同此理惟受氣有偏全而理亦有通塞耳然氣雖有偏全而同是這個氣至理之有通塞則人之與物絕不相侔矣 或問楊氏云陰陽無不善而人得以生故性無不善如何曰陰陽氣也不能無不善唯所以陰陽者是則所謂道而無不善也

公都子問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

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朱子曰性之本體理而已（此繼善之本體也）情則性之動而有爲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也（此才即知覺運動所謂生之謂性也有是性即有是才性是主帥才其卒徒是性之所具也性之本體渾是理氣不用事性發而爲情則才實奉而行之）性無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程叔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性具於天（謂天道也）才出於氣（道之用也）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才爲無不善程子兼其禀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不同矩拔才本是氣但以性爲主則才即性之用也）

若以氣言之則同此知覺運動而昏明強弱不齊矣此即所謂氣質之性也才不同而同可以爲善則性善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心故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又曰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以是渾然一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亦惟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理無出此五者之中五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四端所謂情也有是端於外知其必有是理於中然四者之中仁義爲對立門戶禮則仁之著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知則義之藏利貞者性情也猶春夏秋冬四時其實

不過一陰一陽而已仁義雖對立而仁實兼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自四而兩自兩而一（乾元統天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天地之理固然也（周子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意亦如此）

以上主於理言

程伯子曰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原有此兩物對待而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謂之非性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成之者性此理已囿於氣質之中矣）孟子言性善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皆水而清濁不同然不可以濁者

不爲水也如此則不可不加澂治之功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的水不是將清來換濁亦不是取出濁水來置在一隅也理寓氣中離氣無性也猶味存於羹離羹無味也性之理無惡而氣不能無惡氣亦未嘗有惡然而可爲惡矣若繼善之本體則粹然也當時蘇胡之徒每執氣以疑性故程子析言之如此

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別朱子曰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存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息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矣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全二之則不是

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然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

塞吾其體氣以成形天地之帥吾其性理以為性。理在天地則帥天地之氣一陰一陽之道也理賦於人則帥一身之氣動靜云為之則也民吾同胞同此秀而最靈物吾與也均此天地之理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其字猶吾字也聖其合德賢其秀也言吾同胞中之有合德父母與其秀者也凡天下疲癃殘疾鰥寡惸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此皆同胞也。以上言本然之理皆性分中所固然也以下則言盡性事天之事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敬父母者保其身敬天地者保其性于時保之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於事親而雖勞不怨純孝於親也樂於順天而歿壽不貳純孝於天也違曰悖德一事之違害仁曰賊本體之害賊謂賊子濟惡者不才猶不肖也此皆天之不孝子也其踐形惟肖者也形即其塞之體以理

帥氣而充之無歉乃能踐形全其所得於天則與天合德者也○以上言能事天與不能事天之異

知化則善述其事 陰陽之推行有漸曰化此天地生物之事也利用而至於知化與天默契焉是善述其事之孝

也

窮神則善繼其志 陰陽之合一不測曰神此天地存主之志也精義而至於窮神與天同體焉是善繼其志之孝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 據現成言故曰無忝

存心養性為匪懈 以功夫言故曰匪懈○窮神知化樂且不憂者也無忝匪懈則于時保之之事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遏欲存理

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成己成物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立命者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安命者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盡性者也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行法者也○匪懈以上言事天之事惡旨酒以下又舉其人以實之顧養所以立其帥而充其塞錫類則推以及於同胞吾與以及於無告也底豫歸全則繼志述事喻之於違純孝也待烹順命則無忝匪懈一於順從巽子也安勉不同皆踐形惟

肖者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患庸玉汝於成也

此二句言天之愛人如愛子也天非必有心如此但人能如此看則無往非修身盡性之資而怨天尤人之念亦可泯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無問富貴貧賤止求自盡以順天能如是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也

○或問游廣平以西銘爲中庸之理何也曰塞吾體帥吾性即天命之謂性老老幼幼率性之道也于時保之戒懼慎獨也窮神知化則有位育之功矣純孝者天下至誠而翼子則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然則楊龜山疑其近於兼愛何如曰程子言之詳矣夫墨氏二本釋氏祠人於物知理一而不知分殊今西銘日胞日與人物有別貴賤有等賢否有辨推行有漸則理一而分殊也烏可與異說同年語哉

朱子曰天之所以賦予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以出以性言之則

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亦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

或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曰異乎吾所聞夫孟子性善之論至矣而荀揚韓氏或以爲惡或以爲混或以爲有三品釋氏復有無善無惡之說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言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爲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羞吾說爲未善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爲是說以文之葢推性於善惡之前而寘孟子於

異同之外自以爲得性之眞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唾餘直以精神魂魄至麤之質而論仁義禮知至微之理也釋氏每言眞性不滅皆指精神魂魄言也且又不究其秉彝之實德而指爲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爲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彷彿孟子之遺意矣天理人欲同體心無善無惡吾不知此節從何立而中節與否又因何識取皆辭之窮也

或問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言性相近亦未嘗明言其爲氣質也程張之說何所據而云乎曰觀孔子於

易傳之言性則知相近之指氣質而言矣但聖人於此蓋
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
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辨
則亦微發其端矣人物之生同而究有不同者亦氣質殊
耳又言非才之罪才亦氣質也麰麥有
不同以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不齊亦
指氣質也命也有性焉命亦氣質也但告子辭窮無復問
辨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孟子旣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
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
眩瞀不知所定而釋氏又鼓其荒誕之說以乘之雖其高
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
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爲

理與夫四德之蘊四端之發則反以爲前是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廻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遂盡崇信而歸往之及周子出始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爲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爲善者無害於氣質之不善氣質之有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爲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倘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疑邪曰孟子之言性情才皆無不善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爲有善有不善者何哉曰以性而言則才與

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亦有所徇而不能一於義理耳上聖之資才全乎性其次以下才拘於氣才拘於氣而未始不玉於性以才爲性用才雖不善可以困勉而至於成功以才爲習染則雖有過人之才將必終流於不善矣然則爲不善乃用才之罪非才之罪也然孟子未言其拘於氣何也一曰程子不云乎舉天下之才而論之性善卽才亦善矣論人之才性善則才亦善矣以天下之才而較之則天下人之才固不能無異也孟子方以才爲性善之徵是以未暇屑區别耳曰然則孔子所罕言者孟子詳言孟子之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何邪曰異端競起性學不明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謂善者則彼固以爲塵勞妄想而爲不善之尤

矣此所以異於吾說也

或問楊氏云釋龎藴有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之語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達理但其言周遮使便通徹亦須把來做一件事若孟子徐行疾行之論則無適不然矣曰夫釋氏之言偶與聖賢相似者多矣但其本不同則相似而實相反如孟子之言均是行也而一疾一徐間便有堯桀之異是乃物則民彛自然之實理而豈人之所能爲哉若釋氏之言則但能識此搬柴運水則雖倒行逆施亦無所不可何必徐行而後可爲堯哉蓋其學以空爲眞以理爲障而以縱橫作用爲奇特故與吾儒相反如此此其病豈止

於周遮著意而已哉以達理自得稱之誤矣

楊氏云形色天性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爲天下固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坦然異端之學自以爲精微之理故累千萬言而不能竟其義此儒釋之辨也曰天命之性無一理之不具天下之物無有實於此者而以釋氏之所謂空者同之不亦異乎且若其言則是儒釋之妙同出於空特彼自謂精微而多言以失之耳

此數條可見儒釋言性之同異是非矣

朱子曰性者人所稟受之實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事物之理固具於性但以道言則冲漠散殊而莫見其實惟求之

於性然後見其所以為道之實初不外乎此也

又曰靜者性之真也靜則純動乃有雜

又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无妄

又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此二條兼人物之性為言也

又曰天地之性太極本然之真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此論性與氣質之原

又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如潤下是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才者水之氣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緩有急則是才之不同也心者氣之秀靈所鍾也性者此中所具之理而情則理乘秀靈之氣之為知覺運動乃心之氣以發之於用也才即秀靈之氣之為知覺運動乃心之所以為用者而此氣又有清濁厚薄之不同則所謂氣

質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知具而體著矣性無形而邵子以爲道之形體者道散於萬物而無方性具於吾心而有則耳

先清簡公曰仁義禮知性也心之德也發揮於萬物而後性體見焉以物則言秉彝者眞知性命之情矣性藏用物顯仁性其帝乎心其宮闕乎物則萬方臣庶乎性通於物而格物則所以知性其猶帝臨萬方乎萬方克綏位乃不疚

又曰卽心爲性生之謂性也心之精神爲聖堯胡以聖跖胡以盜也心之精神謂之聖出孔叢子而楊慈湖嘗稱之夫變化馳騖周流六虛

心之神也其根本乎帝衷而動本乎物則斯謂之性矣盡性斯聖徒曰精神而已此釋氏慧覺所以不知性命何怪乎豪知權利之士謂學問無益也豪知權利之士蓋指陽明龍溪輩而言也

又曰釋氏因空以見性空之焉能復有之有之空者復窒覺者復暗矣故其道歸於淸淨無爲與吾儒始於戒愼終於曲成萬物者大異或謂儒釋於性命根原本同而敎則異愚謂敎之異也正起於性命之原毫釐差也使眞知吾儒所謂性則豈必空之而後見實見之則萬化流行自烏可已何獨以法身不滅超出生死爲登彼岸邪

又曰性與生偕來聲色之欲安可謂非性惡亦不可謂非

性也然視聽食息自有天則故曰性卽理也雖氣偏物誘有時乎肆惡而彝則中秉其爲善者自存此與明道性卽氣氣卽性一條意同故荀氏之言性惡見其麤未識其精也以性之欲爲性也揚氏言善惡混執其麤幷論其精也子雲略見個依稀卻終是以氣爲性釋氏言無善無惡厭其麤幷去其精欲還諸太虛也因其以作用爲性而因又欲空諸所有以求眞如自在也

又曰陽明標良知爲宗旨欲學者脫去見聞反求本心也

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旣謂之良知焉得心無善無惡乎意旣有善惡焉得知皆良乎心無善惡意有善惡知善知惡者又誰乎心統性情惟性善故能知善性

無惡故知惡惡孟子言良知正爲性善闢也彼言良知本孟氏言心無善惡本釋氏二本而強合之其能無矛盾乎又曰湍水食色詳辨於孟子性已明矣後儒復持議不一則釋氏中揚其焰而好異者受其熒惑也性出於心試觀販夫販婦偶以利害相訾詬必曰女捫本心則性之本善而市井山澤之民而知之奚待降衷秉彝取信於詩書哉故學言良知可也以無善無惡言性非也陽明聞市相詬厲者甲曰女無本心乙曰女沒天理陽明謂門人曰若聞講道學否門人曰彼詬厲耳何謂講學陽明曰語語天理本心非道學乎門人曰彼旣知道學而相詬厲何也曰夫夫也知責人而不知責己也由此段觀之則陽明亦自以本心爲善矣乃及其所自立言則又以爲心無善惡何哉蓋由其不學故無以知性知天而又立異好高以求勝於先儒故也

又曰無善無惡本襲釋氏語解之者曰非無善惡也謂此性圓明妙覺善不足以名之也夫既曰圓明妙覺則可謂善矣又何必委曲其解以附會於釋氏也觀此數條而陸王言性之得失是非見矣

情

情者性之發也性善則情無不善而有不善者則非其利之故也蓋性宅於心而心者合性與知覺者也知覺發於理則無不善矣知覺發於氣則形氣之私所動有不能必其正者氣昏之至則欲勝而天理不可復見是形氣之流也顧形氣雖易流而問之本心之理則初未嘗昧特以氣

偏物蔽而用失其正耳非性情之本然也若夫孩提愛敬則嗜欲猶淺而至情得存乍見惻隱則物欲未交而眞情以見此則由性而發者其利之故問之人心而皆同是情之正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由靜中一直發出胸中先無一物則性與情合而出於理若從外感雜投互相牽制以後而發之情則情與性離雖未嘗不由中出而已非其中之本然矣非利之故係於已私其情非情由利之故天下同然故情亦無不善發而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未發之中於何知之曰於已發知之夫寂然未動之中固無一物之可指而萬事萬物之理實具備於其中是以能感而遂通若使中無其理則何以感而遂通應無或窮也哉水能下而不能上火能熱而不能寒金木之性莫不有偏此物之各一其情也鑑不圓則形偏中高形凸中下形凹有偏故也人秉眞精秀靈受中以生故四旁上下無所不照故人之情未有能喜而不能怒能哀而不能樂者亦未有當喜而反怒當哀而反樂者其有不中節則係私焉而物誘耳

禮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性者理之主也欲者氣之爲也成之者性理麗氣中理無爲氣有覺感物而動理乘氣以見於情物交於外而知知於中好惡形矣以理節情發而中節欲不害也內無節而外得以誘吾之知不能反躬而天性亡矣此非欲之罪無節故也上條言情性之正此條言情欲之流也

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

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性無可窺於情見端端者自體而用自然而發之緒也猶草木有萌芽卽生意所從發見之始也端旣善矣而情有僻者何也曰端其偶見者矣乘氣交物而後則乖戾者爲已多也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斯偶見者眞也

程伯子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人之情易發而難制

者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程叔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存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僻梏其性而亡之性具於中情動於外有是性卽有是情情非不善也動於形氣熾而益蕩則失其性命之眞而性鑿矣約其情者主之以理則情者性之用也縱其情焉則欲之流適以梏亡其性而已○上條用情之法也此條肆情之戒也

朱子曰性之爲德無所不具總之則仁義禮知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總之則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故孟子言四端先言不忍人之心其不言信者信之於五常猶土之於五行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情只一情經子或言四端或言喜怒哀樂禮運又言喜怒哀懼愛惡欲何也曰情者心之用而已心合理與氣以爲體四端以其自性體一直發出不離乎氣而不雜於氣者言也七情以氣之知覺而物至知知者言也然四端不出喜怒哀樂七情外七情亦不出四端外如惻隱亦是哀是愛羞惡亦是惡是怒喜怒哀樂合乎理則

仁義禮知之用在是四端倘只是端倪觸後去若不觀理亦有流僻理不能離氣以爲用氣不可無理以主之也

心

心也者合性與知覺而立名者也性者天命之理而知覺者秀靈之氣氣秀且靈故心之神明知覺亦至虛至靈以寂然不動而感而遂通寂然不動者至虛之體所以具衆理也感而遂通者至靈之用所以應萬事也具衆理性之靜以居也應萬事情之發於用也靜以居則理爲氣主發於用則理以氣行理無不同而氣有清濁厚薄之異則所

以爲知覺者既有昏明強弱之難齊理虛無爲而氣有耳目口體之欲則所以用其知覺者又有邪正是非之不一而於是道心人心判焉道心發乎性命之正而氣拘物蔽之餘則微而難見人心發於形氣之私而後起外合之擾則危而不安蓋理爲氣主則氣無所偏而理以氣行則用固不能無雜也顧心非知覺無以爲心道心非人心性命之眞亦無所附著而見之於用惟存乎精以察之使理不混於欲而一以守之使欲不能奪理則道心爲主而人心退聽知覺適以資性之用而無害乎性命之正矣此治心之學也致知格物惟精之事也誠意正心惟一之事也一

理渾然體之立也泛應曲當用之行也知覺莫非理則人心道心亦無庸判矣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天命之性具於吾心而成性之後形生知發則不無形氣之私此人心道心所由別也然物則之理則寓於形氣之中惟精惟一焉則允執厥中人心之危非所患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此心之理而已失此理則無以異於禽獸矣故自大舜以至禹湯文武周公皆必戰兢惕厲以存此心而立人道之表孔子作春秋孟子私淑

諸人胥此志也

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日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合理氣以爲心而仁義者此心之理也氣者此心之用

也氣以物誘而昏氣昏則理不見莫夜休息則此氣亦稍復淸明而良心復見但擾之者日甚則氣不得復淸而天理亦幾乎熄此心之所以貴存養也○或問程子以爲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無乃非心之正耶朱子曰出而逐物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然之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存則其出而逐物之心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惚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爲主於內矣易之陽盡於外而生於內

者於卦爲復象正如此而其象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其意亦猶是也　又曰操則存不是釋氏入定坐禪只是於應事接物時事事要中理若只管兀坐守在這裏忽有事至吾前操的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只要時時提醒他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人心非仁人心所具之理則仁也仁道心也放則流於形氣之私矣學問以求放心則下學即所以上達若泛

泛學問便是玩物喪志然只守此心幷無學問工夫又入於寂矣

此二條言心之放失卽所謂人心惟危者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心之有同然也

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剝窮而復生物之心於是復見在人則乍見之惻隱平

旦之好惡皆天眞所從見也。朱子曰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則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陽之復生而已但於復而見一陽之萌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

此二條言人心雖放然反而求之則性命之正固未嘗亡也

復卦初九爻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象傳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聖人無失則不必言復然失之不遠而能復則脩身者

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象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復而不能固守故厲然能復則无咎

此二條言人心嘗因其復而固守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純而未雜大人之心純一不雜然赤子之心

在赤子則可在大人則不可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則

可謂大人之心只是赤子之心則不可盡非精一無以

盡此心之理非時中無以達此心之用然於赤子之心

非有加也故惟不失此心所以能爲大人亦惟其爲大

人乃能不失此心耳陸王只認取一心便道一日千里亦誤會此章之意矣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非澹泊無以明志欲無失此心者當從此始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心者人之虛靈知覺此中所具渾是天理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只爲外物所累將他放倒了此理便不見稍一

收攝天淸地寧萬象呈著以此此中原有此理不是强爲外邊求覓也立如植立之立又如立君一般扶他做主臣下事事稟命而行也立底工夫須是敬以直內減少物欲格物窮理都是立大中事到事至物交時又須要他能思不是空空立他做個逍遙天子蓋不立他他不得盡職既立他便責他盡職若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便是逍遙天子象山說立大只一立他便是了如何是好

此三條存心之大綱

朱子補大學格物致知傳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

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心是能無所不知底物事吾心之體萬理具足但不從事事物物上推勘過來此理亦無從確據良知是此心發竅處不能推致其知則無以盡此心能知之分量物不格則此心如有所窒格物得來此物理卻都是吾心

本具之理非從外得也但須事事物物尋向義理上去
則格物所以致知乃吾心切要事若泛泛外邊尋求縱
使博洽古今與心性全無干涉

大學誠意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
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愼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
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心有存有發存與性居發偕情見靜存中無從用力先

須從發用處把握端好獨則由靜而動之機也機正則發中節機不正則發不中節故把握全在此機能審機者吾心本然之知愼獨所以審機也愼之所以求自謙也愼獨以實其心之所發所以實此知也

正心脩身傳曰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體之本然也而喜怒哀樂隨感而應亦其

用之所不能無者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其體周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能中節則其用正大光明是乃所以謂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於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

事物之來有所不察者先有意必之私而失其衡鑑之體故不察而應之不能無失也又不能不與俱往則留滯私己橫積胸中愈失其衡鑑之空平矣蓋人心無一物乃能應物喜怒憂懼動乎其中則喜怒憂懼之情反先入而爲此心之至而應物不得其正矣靜體無得失之可議究之用之失正定由靜體之先消靜有不中其失仍在用上始見故朱子言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說者却謂此章只在用上把握則大失此章及朱子之意矣朱子又嘗云事之未至不可先有期待之心事之方來

不可先有偏重之心事之既過不可有留滯之心此最分明語大抵虛靜本體中必須還他虛靜中若有物用必失正故正心工夫只在敬以直內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爲槁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則百體從令以供其事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又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楊慈湖執不起意之說疑正心誠意非非聖人之言此惑之甚也孔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非誠意之說乎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者

非正心之說乎或又以發怒不怒為不起意則又朱子所譏為欺妄之甚焉者也

脩身齊家傳曰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朱子曰忿懥四者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五者是身與物接時事錢氏曰四有所五辟皆心之病也但上四者是自身裏事此五者是施於人事即處家之道也○用情之辟仍是心不正非正心後復有用情之辟也誠正外別無脩身工夫上章言此謂脩身在正其心一在字朱子章句亦云則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矣本直截了當謂正心後尚有脩身工夫者亦非也蓋亦

未嘗以身體之而云然耳

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

道者性命之正也人心最活一收攝則性命之正森然偶放弛則形氣之私畢至內而蔽於私意意必固我之心自我而造者也外而累於私欲聲色臭味之私欲自外合者也離道遠矣戒愼恐懼之意常存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則內之私意不萌而體立而至於事至物交意念初動之機尤加戒愼恐懼焉則外之物累不能奪盡居而以理悅心動而以道研

慮此動靜交養之功所以立道心爲主而使人心聽命者也省察於獨卽大學誠意存養於靜卽大學正心也

格物致知惟精之事也誠意正心惟一之事也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眞西山曰君子之養心也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矣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則內外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矣

養心之功備矣

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義者心之制以義制事由中而應外也禮者身之範以禮制心制外以養中也

易艮卦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有身則有形氣之私有人則有物欲之感然而有物有則矣惟止於所當止則耳目口鼻之用不必無而合於理何身之有由是而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矣何人之有當止不止小人之縱欲也不當止而止異端之絶情也

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朱子曰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爲止也以心逐物則是不止因物付物雖行亦止悉湖輩亦每稱此象然其意一於主靜而不起意終是枯寂禪門非吾儒之學也

坤爻言傳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性命之正直上直下事物之理各有所宜不敬則直者倚非義則方者乖主敬立本所以植其直也集義力行所以正其方也內無不直外無不方天地位萬物育矣

以上內外動靜交養之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心者二五之精秀靈之氣人之所以爲知覺者也性者無極之眞五常之理人之所以主乎此氣者也氣以載理理以主氣二者相須賴知覺以窮理而窮理則還以實此知覺之量理無不窮則心之量盡而無極之眞見矣（此卽物格知至）氣易流而理無爲主於理以制其流而氣則還以聽命於理乃所以保全其所受之正也（此卽正心誠意也○言存養可該動靜省察只存養中一時事）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神化在我則天之所命我者我能有以立之矣知天知也事天仁也

立命勇也三者人心之違德也

易咸卦九四爻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傳曰貞吉悔亡未失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心有私係所感狹矣此末學之支離也

九五爻曰咸其脢无悔　象傳曰咸其脢志末也

一於不感可无悔矣然以此爲志則已末矣

艮九三爻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咸脢者淡泊自守猶可无悔艮限則不當止而止此釋氏之絕六根告子之勿求也或曰告子不動心釋氏一貞自如豈所謂危薰心乎曰彼亦强以爲安耳實則不

安之甚也

論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惟聖人心同天地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理渾然聖心之體一天之神也泛應曲當聖心之用一天之化也不待存而盡不待推而行也若存之而盡推之而行則學者致功焉

此聖人之允執厥中也

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欲止是一般欲欲之

流則惡有欲則私孟子言寡欲以用功言周子言至於無以究竟言則誠立而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

程伯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此正是剩一個助之長雖則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持之太甚便是有事焉而正之

所謂定性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性無謂動靜將迎內外此盡以心言耳存其心即所以定性也

程叔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謂之情

不可謂之心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也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有所止者有主也有主而後體立常要活者無適也無適而後用行

有人言無心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非格物無以通乎道

有人欲爲善如有惡以間之欲爲不善又有羞惡之心此正交戰之驗也須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即慎獨誠意也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於知識之間故自見其小
張子曰心統性情
心淸時少亂時多其淸時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何也客慮多而恆心少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
正心之始當以心爲嚴師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又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此爲淺陋褊狹者言之

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此即孟子寡欲立大之意

朱子曰惟心無對天地之中萬物之宰

又曰心者氣之精爽　又曰心是個活的物心原只是秀靈之氣惟氣中所具乃是理此二條正是心字正名惟精爽故能具理惟最活故亦易於放失然惟其精爽故活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謂陰陽心非太極心之理乃是太極喜怒哀樂之

未發此理渾然不偏不倚乃人心之太極也發則氣之所行有舒有慘如喜樂陽也哀怒陰也又喜陰樂陽哀陰怒陽也又情之自內而外陽也及加於事物則陰也氣之所行不能無差惟主之以理而中節焉則理卽陰陽而具矣

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貫動靜而無不在焉

有是形則有是心心之所得乎天之理性也性之感物而動情也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動亂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理爲氣主

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砂土便見吳臨川曰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二言萬世心學之要也朱子云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此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志如伐意如侵志甚決而張膽明目故如伐意之動時人或不覺故如侵

眞西山夜氣箴曰盡觀乎冬之爲氣木歸其根蟄坏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眹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胎胚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物俱閴窈乎如未判之鴻濛惟人之身嚮

嚮偃息亦嘗以造物為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笫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寘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旣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之私無隙可入天理暢乎昭融此夜氣之說似異於孟子朱子之意然主靜立本戒慎恐懼之志學者可以深玩

清簡公曰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故稱大也陸氏以先立其大為法門乃動稱不思而得不慮而聖則所謂立大者亦徒執提綱撮要之語以高視誦讀躬行者乎後學

欲眞作聖若何立大若何通微烏可不深思而精詣也

人有心無耳目手足可乎曰痿矣有耳目手足無心可乎曰迷矣覇也迷釋也痿

聖人節欲釋絶欲聖人制情釋無情天倫歡戚廢矣人世身辱忘矣喜怒哀樂旣盡遏抑之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以寂覺內照爲性欲獨守之以歸滅度養未發而去已發溺無生而厭有生絶情斷欲之心正情欲之膠滯不能忘也

子靜示胡達材云達材所進乃害心之大者所謂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乃是妄見此見不息善何由生夫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古聖存心未有不從兢業中來若以持敬爲妄見害心將心無心見無見而後得爲本心乎吾不知其解矣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子靜亦嘗言之顧以誠敬爲外鑠爲害心翼翼昭事者安在也朱子謂子靜第識取一心萬法自流更無他事所以不畏天地任意訶詆夫世有任意訶詆而可爲學問者乎獨持一意見而更目人爲意見自持一議論而更目人爲議論詳其意見一似禪衲中之雄傑者謂其學獨得於孟子未敢信也

或謂釋氏言山河大地皆吾心妙明中物似非一於空者

曰此正無中虛境而未睹性中實理也

凡獨言性則性兼理氣言以性對心言則性專是理心專是氣心之所以成形致用者皆氣之爲也

此篇專言心而天命性情仁義禮智敬誠格致皆統是焉性具於心而敬誠格致則所以全其心者也

敬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蓋人之心至虛至明而每不能不役於物心有主則中虛而物來順應心無主則中實而應物之際皆不能不失其道故敬爲聖學之本然此心何以主之曰以性命之正主之而已性命理也知覺氣也故心

之有理猶卒徒之有帥一家之有主人也軍有帥則號令明人人爲帥而軍亂矣家有主則一家治人人爲主而家敗矣心有主則萬事治事反爲主則百度紊矣至虛之體不容一物乃能應物物先着一物在中則此物反爲心主而應物之理以蔽是謂無主是故未有睹聞而意造爲睹聞則及有睹聞而反不睹不聞此邀客於途而家闃無人他客之來無以應矣將有睹聞而期必睹聞則於所睹所聞非其所睹所聞此迎客於東而不知客來自西來不相値矣睹聞已過而滯於睹聞則續有睹聞而亦未睹未聞此留戀張三而不禮李四李四怒矣無主之害如此故君

子所戒愼者戒此而已所恐懼者恐此而已然此以全體言而主之於靜也敬合內外兼動靜該本末貫始終徹上下其體一於莊肅謹嚴而其功貫於優悠自得故洗心退藏心之敬也整齊嚴肅身之敬也主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也必愼其獨敬以審幾執玉捧盈敬以將事恭而有禮敬以接物艮轢有序敬以發言心無往而不存敬無時而敢懈此則敬之全功也若乃杜絶外誘而歸心於寂則是又杜門絶客而主人僻睡於家自在則自在矣然安賴有此主人翁爲此又荒其心而不敬之尤者也君子豈其然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自脩其身者無不敬而已敬曰純而效日遠篤恭而天下平然聖人不敢自足也猶病之心終身此敬而已〇胡雲峯曰可願莫如善敬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與持敬奈何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〇眞西山曰歷聖相傳惟此一敬禹之征苗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啓之征扈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武王之數受曰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大聖大惡之分敬否而已君子之爲君子能外是乎

禮記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儼若思容色之敬也安定辭言語之敬也敬無不存舉

二端以見例安民之效由是而出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容貌莊顏色信辭氣嚴道也遠暴慢近信遠鄙倍君子

之貴乎道也然非中有主何以能此是以君子貴存養

省察也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

吉凶之機存乎心之敬否遏欲存理亦主敬而已

禮記曰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然如不終日

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人之精神亦然儳然如不終日者心無主而境不恆也○程子曰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敬愼者仁之地也

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地謂基址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天者自然之理而人得此理以生此理卽吾心之天也不敬則失此理而違天矣神卽天理之所以流行者也出王游衍猶泛言之屋漏無愧則愈密矣

易震卦彖曰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

咎　象傳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〇
先事而敬戒懼不忘而後動作之間有以順應雖艱大
之投亦可無自失也
離初九爻曰履錯然敬之无咎　艮六五爻曰艮其輔言
有序悔亡
敬乃不錯而言有序
觀卦彖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言動一事之敬也盥而不薦則未有所事而孚敬中存
然積中發外其顒若有動於自然者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大簡乎

行政之間煩苛擾亂多只爲自身不治無以率人故不得不於科條上嚴密若居敬則心靜身脩治人止行所無事何用煩擾而自然綱舉目張矣然居敬又須行簡不行簡亦非所爲居敬也若居簡則心不立身不脩既無以示法矣科條倘設猶有維持乃又行簡焉是太簡也但居簡未有不行簡者

中庸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

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愼獨審幾將以致用也不動而亦敬不言而亦信敬以立本也蓋動靜如一矣敬益篤而化自行篤恭而天下平百揆九經皆一敬之所舉則行所無事也

堯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欽則全體渾然純亦不已就中自然明無不照條理成章意思深遠然而堯之欽動以天也允恭外之恭本乎

內克讓心之讓達於事也欽勤以天而德光自無遠不屆矣

舜典曰溫恭允塞

禹貢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大甲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心體本光明不敬則欲昏之而明熄矣繼續其光明是之謂能敬穆穆者其功夫之靜密深遠非人所得而見聞也○朱子曰緝熙是功夫敬止是功效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言文王之敬無適不然無時有間也

程伯子曰敬勝百邪　又曰無不敬可以對越天地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謂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中是道理敬是工夫未發時須自有喜怒哀樂之理在不敬則私意之累或有偏主而理蔽敬則中無私蔽而中之體不失故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應事時忘怒觀理則又由中而達外也

作字時甚恭敬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 豈止寫字坐如尸坐時學也立如齊立時學也

程叔子曰入道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不敬則心昏無以察理故必敬而後能致知）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恭主容敬主事然敬事在心恭或可僞爲敬則不容僞）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而入（制外安內）

或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而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今學者有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敬者自然底道理不自在也者不爲自然底道理也須是恭而安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優游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

得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居敬之始亦未能至不拘迫但須從此做去以漸安之優游涵泳四字最好

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林用中主一銘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瞰其室〇敬有中虛中實二義朱子曰有主則邪不入便是中虛有主則義理在中甚實便是中實也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而充積之盛已在其中

戒慎恐懼止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不是著力把持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

戒懼以養其未發只聳然提起在這裏未發的便常在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朱子作敬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此靜處時之敬也衣冠瞻視肅於外潛心主於中也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此章身之敬也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此應事接物之敬也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此愼言省獨之敬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它其適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此八句正以言主一無適之道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欲私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此八句總上文而言主敬之功當無適不然無時有間也一有間斷則欲攻之

〔如水火矣〕毫釐有差天壤異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一有不敬則萬事皆失如此〕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直敢告靈臺〔申言自勉之意○朱子此箴自內及外由外而內自小而大自暫而久卽之有功循之有序學者誠守之而勿失焉作聖之功無餘事矣〕

釋氏禪定要將此心虛靜無所倚著與居敬頗相似故程子謂其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然吾儒直內將以應外釋氏禪定將以絕外故曰其本亦已不是此篇於敬之終始本末亦已略具矣學者於此反覆焉亦可以見釋氏之似是而非矣

〔誠〕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天地只此實理無貳無雜所以能

發育萬物亙古不窮理氣流行物與无妄則凡人物之生亦莫非得此實理以爲生然惟聖人之氣質清明無物欲之累者乃能全乎天所付之實理而無歉自非聖人則形生知發之後物欲間焉實理不能無歉此誠之之功所不容已也實理無爲而善惡之分判於念慮方興之始蓋人雖至愚未有不知善之當好與惡之當惡者惟形氣之私交戰而不能自克則妄僞日生而實理以失耳誠之之功自愼獨始愼獨審幾以實用其力使善必有諸己而惡不使加乎其身此自全其所固有而非以爲人也然硜硜信果或不合乎當然之則則致知之學未講而義有未精也

意無不誠而用情或有過於當然之則則涵養之功未熟而心有未純也故欲立誠者必致知以開其始而涵養以密其功知有未至未易言誠然非實心窮理則亦不足以致知意有未誠無所爲涵養而涵養於靜則正以密其存誠惟於念慮未興之際實理已藹然中存則非敬以直內不爲功矣是故誠之之功擇善固執而敬以擇善固執則正所以誠之也要之以實心實其實理而已矣實理既得勉勉存存以幾於熟聖人同歸而實功出焉贊化育參天地非異人事

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天地生物只此實理人物之生莫不同得此理以爲生天道之本然也天無心而人有欲人有不誠則力於誠之以復其天此人道之所當然也能全乎天而無歉者則唯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之聖人焉若乃誠之之功則擇善固執乃所以誠之也學聖者可知所從事矣

易大象傳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天之實理動於氣機而品物流形則物物無非實理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此卽天命之性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妄僞妄也无妄誠也无妄者實理各足純而不雜之謂

无妄卦彖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誠則全乎天故元亨然天道實正不正之實非所利也

不正者後起之私非實也然實有是不正則亦不正之

實耳以其違天則天之所不佑也

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積誠之至感無不通所謂无妄元亨也一念未誠則不

足以感物人可不思立誠哉

孔子曰主忠信

誠實理也忠信實心也理無不實心有欲間而失其實

理則不實矣實心以體實理則實理可復全於心主忠

信所以誠之也忠者盡其心而無苟且也信者實其心而無虛妄也忠所以立其實心信則以實心而實之事程伯子曰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程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盡物各有實理須以實心循之二義實相通也要之止是一誠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吾性之體實有善而無惡累於物欲乃動於惡焉非其本也故去惡以全善滿其量焉乃適以自快自足自欺則不快矣立誠自意始誠無爲幾善惡誠意在審幾能止其不善之幾則實體全自謙即所謂忠也毋欺即所謂信也慎獨所以主忠信也

易文言傳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庸言必信則言無不信矣庸行必謹則行無不謹矣言行之誠也閑邪存誠則不待言行而且閑邪以存其誠也足以善世矣而不伐伐則存誠之念閒矣誠之至則德博故化〇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强捉一誠來存著閑邪則誠自存然閑邪卻須是存誠非閑邪便罷也誠本是吾心之理豈自外來止須是自己存之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

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忠信所以立進德之本蓋無此實心則外面雖矯飾作好都與己身心上沒干涉德何由進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忠信二字且懸空說忠信未是德要須是以此實心去爲善去惡則德日進不是空空存此實心便罷也脩省言辭以立其誠則言辭不止當一場虛話乃是將此忠信立在事業上故業有可據古人明試以功亦須先敷奏以言則言辭原不容已但須是立誠耳誠即忠信誠本在辭先非脩辭時方求誠乃是便將此誠立在辭上其所言皆是其實心實事也若今人做八股則止是脩飾言辭其實一無可據知以開誠之先知至善之所在而必期於至之則事至物來念慮初動之

際可與審幾而實用其力矣知至善之終竟而固守之不遷則集義之所積累皆可存而不失矣不驕不憂吾知立誠而已乾乾因時而惕敬而不失正所以立誠也

○朱子曰人不誠多在言上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這忠信亦被汩沒立不住了 誠字從成從言亦可見古人制字之意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萬物皆備吾心之實體天道之本然也反身而誠無一念之不實則實理不失自慊無如此者彊恕以求仁乃所以誠之仁卽誠誠卽仁以其全而無歉言曰仁以其

實而無妄言曰誠

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地生物人性莫非實理人心有一毫未實則性分亦即此未全惟聖人實理渾全無些子損壞是能於性分無不盡人物之理合下都在性中一本萬殊與天同體用出時便贊化育參天地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

未能至誠則須致曲察識擴充使妄者復偏者全小者大則實理在我積中發外不息其功德博民化聖人同歸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變化云為吉事有祥天道流行無一刻不與人物相通遏塞兩間都是氣機來往實理無不可知人惟心多偽

妄便昧於實理所以當面忽過故惟誠之至者乃能知之禍福之機鬼神也聖人前知至誠故如神也如者契合之謂

聖人前知止如日中知其昃月盈知其必虧若以數推測而知便只見費力長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所以誠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人物惟得此實理乃成其爲人爲物是可見道不可離而人所當自行矣實心體道還得個實在底理乃所以誠之須臾離道便不成人故誠之之爲貴也統言之則人物同以

實理自成主於人而言則實理在心所謂天命之性也道卽率性之道故謂之用也實理既得則成己卽以成物如盡子道則父亦成其爲父又如吾性存心看書時書亦成個書的道理

中實理本自體用一源也成己則知明處當時措之宜

亦若聖人之如神然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聖人之位育贊參以一誠盡之聖人之前知如神以一誠知之蓋惟其誠之至極久而不息斯用之所著自與天地侔初非有待於外也（博厚高明悠久配地配天即前章盡人物性贊參前知之事而詳言之耳）於天言不貳於聖人言純於天言不已於聖人言無息聖天一也純故誠雜則僞誠故久僞則息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異學言無聖人言實故中庸者聖人之道也實理遍塞兩間無物不體而非能全乎天所賦之實理者不足以體之於身而見之事業故君子必保守其所得於天之性而又體驗以問學之功以實之此卽前章致曲誠之之功夫而詳言之也

廣大者心體之虛高明者心體之靈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致其虛使具得衆理必慎其獨所以致其靈使足以應事也然又必精之以學問思辨以析其微密之於視聽言動以履其實則知盡仁至而廣大者乃非膚殼高明者亦非遺棄形骸矣吾心本有良知而精微所盡則亦本然之知吾心本有良能而行道有得則亦本然之能非有加於本體也溫之敦之則戒謹之功無少間斷守之勿失而已知新崇禮則知日益精微行日益中庸以幾於窮神知化也此則自強不息之勇也不驕不倍足興足容則化民成物之用行矣性安擇執一

也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 實理原於天而惟聖人全之聖人亦惟誠而已耳誠之原謂天以實理生物誠斯立謂物得實理以爲性也純粹至善不雜也純故誠此之謂性善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氣之所以行莫非實理自元而亨繼之者善自利而貞成之者性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通者自靜而出之義復者得之各足而又以起元之義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此章言天道之本然也

聖誠而已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莫非實理分而言之則有五合而言之只一誠百行由此而出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實理在中而未發則無可見及

發以應事則實理確然至正不偏倚也明無不照達無不通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不誠無所謂五常體既失矣用自不正而不明不達也故誠則無事矣誠則體立用行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不勝其人欲之私故難行力而守固則亦非難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則仁仁則誠也此章言人道之當然也

誠無為幾善惡實理無為乘於氣以為用幾之所動自體而直達之則無不中節有私欲以累之則不中節矣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誠以本體言神以妙於用言幾則由靜而動之樞也何以曰神曰綱著便動豈非神妙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純乎天理故明無不照有私則昏矣隨感而應故妙有累則滯矣幾觸於微故幽過此則易見矣誠神幾曰聖人此章言聖人至誠之德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此誠之之事

程伯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順理者其眞也動於欲則妄人當審其幾而已

發己自盡謂之忠順理無偽謂之信叔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主一之謂敬一者謂之誠敬者求誠之功夫誠者純一之理也

脩辭立其誠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曰脩省便有為己之心曰脩飾便是為人之意脩辭正以立

誠乃體當自家敬義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可居之處猶言可守之地終日乾乾大小之事都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葉氏曰無一念之不善爲用功之地無一言之不善爲見功之地表裏一於誠故乾乾不息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反爲不誠此誠意後所以又需正心也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程叔子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无妄天之道也不欺人之道也

易傳曰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

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元不識誠程子曰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此據現成言

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聖人仁便真個是仁義便真個是義無不實處此言聖人至誠與天合一也

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偽天地惟一故貞觀若人物之生其性命之正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不能無形氣之私是以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不免於二甚且流於詐偽欺罔則二者雜之故也天地既王

一矣人之二也誰實使之形氣之私獨非天乎外物之誘非一天所生之物乎曰一必生萬萬各有一以萬億萬而不相一然後二生太極之體至一者也一一之後八卦既成剛柔交錯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時位有當否然後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其有凶害以不相得人之不能無二亦猶是耳口鼻耳目各有定則因物付物發皆中節先則何二之有哉

○此言人有不實之心也

誠之義眞實无妄而已若事物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无妄之義耳蓋以自然之理言則天理爲至實以德言之則聖人之心爲至實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一言之實一行之實皆可以謂之誠　陳北溪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无妄之謂誠字義始明朱子又增兩字曰眞實无妄之謂誠尤見明白分曉

實惡亦誠非天理之本則其誠也適以虛其本然之善反

爲不誠以其實有是惡故亦曰誠而實理則失矣

楊氏謂反求其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夫知有未致則不能眞好眞惡而不誠者多矣今乃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如何做得大要此理本實而必須知以開誠之始敬以致誠之功乃能無失其實故誠之之功曰擇善固執非一反求其身焉而遂可得也龜山此等處俱大似陸王宗旨

清簡公曰大學所謂誠致者非必知之盡而後求誠也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然析其序則不得不先格致

聖人言存誠言祇敬自堯舜以來率斯道矣陸王之言曰目自能視耳自能聽心自能思存誠持敬皆外鑠也是强

以一物治此一物也夫由若人之言將使天下人肆意妄行害道孰甚且彼嘗自謂吾精神一攝束便與天地相似匪誠匪敬如何攝束攝束著甚足見其自欺欺人矣

天下有色莊而不由中者未有誠中而不形外者故外不孚人君子恥之非恥其外也恥其中之不密也

有諸已之謂信充實光輝大焉化焉至不可知眞積久致也彼談妙悟者欲從禪寂直躋聖神蛟弗知之矣

誠只是實實理實心實事皆可謂誠然實理是源頭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實有是心則實有是事也〇誠與信相似但誠字廣信字狹信只是實心故周子言誠又

言信曰守○忠信字有兩樣一以質言一以學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生質字面主忠信是功夫然都不出誠字之外而稍狹○吾儒敬字異端混得去誠字異端卻混不去○誠字要須從上頭看下誠之功夫便由下做上

格致

人之有生與物同原而人受天地之中故吾心自備萬物之理有物則有事而吾心自有通乎萬事之知但此心之知是體統固然而不從事事物物上印證過來則無以盡此知之量如吾心本知要孝而或不知所以盡孝吾心本

知要弟而或不知所以盡弟知孝弟者吾心之靈也不知所以孝弟物有未格也於是於事物日用載籍聞見間日日講求其所以事父事兄而盡孝盡弟之道是則格物以致知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有子臣弟友之倫則必有孝弟忠信之道有貌言視聽之用則必有肅乂哲謀之則凡天節文度數之細經權常變之宜是非疑似之辨太過不及之差苟析之有毫釐之差將行之必至千里之謬此固非無所據而能知亦斷非徒靜思所能頓悟故必即事窮理日新月益尋流溯源而讀書講學尤為切要不以涉獵為多不以得一自足方其用力時固似覺自外而得及其

既知後則仍舊只是吾心所自知非由外鑠也萬物雖多理只一致方其格時未見本原一事只是一事未能相通只事事窮到本原卻有相說以解處久之又久所積已多則源頭豁然有悟雖理之未窮者亦可畢照而無遺矣此卽知之至也到知至後則所格物理卻原來多是吾心素具之理又非有加也大抵世間有窮究得來的道理都是心上本有的道理不止孩提愛敬方爲良知若犬馬便不能教他識字做人便是他心上原未具此知也若乃象數方名草木鳥獸之屬此雖似不要緊事然窮究得來亦莫非性命但君子格物將以致知君子致知將以實踐若待

以博洽爲長而騖於支辭之末則辭章訓詁末學支離君子又何取焉若之何彼自恃聰明之士動謂心自能思無待外求甘心寂覺而反以窮理致知之學爲煩碎無當與泛濫辭章之輩同類而共笑之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之主在心必本於中而后有以

施於外也欲誠意者必先致知而致知又在格物必考核於外而后有以全其中也蓋吾之所以與天下通而無間者此心而已故理之在天下者必欲其備之一心而心之所同然者必欲其達之天下然必吾心有以盡天下之理而後能以此理達之於天下故大學自格物始不然而物有未格知有未至則先不知所以自治其身而況能得人心所同然以達之天下乎格字只是木格之類而隨事借用格外者不得入故有扞格之義格之形方故有格正之義格中者欲其滿故有窮致之義又有感格來格之義執扞格之一義以釋經其志識偏而學之陋也

禮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

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九年教之數日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二十始學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三十博學無方遜友視志

數與方名末也然天下無生而能知之人亦無教而不知之人是可見不格物無以知而亦非强鑠其知矣夫自六年以至成童自數與方名數日書計以及樂詩射御皆以漸教之由易而難由少而多皆所以指陳物理、以日牖其心思是則格物致知之端已自黄童始不待

入大學之日而始從事焉也但小學之教雖循習事物所當然以開其知而未能使之遽講其當然之理及求其所以然之故耳若乃入大學之後則教之禮樂教之詩書蓋禮樂以治身治心則誠正之助而詩書識前言往行即以爲格致之資也是以二十三十之時一則曰博學不教再則曰博學無方是則格物窮理之功孜孜不倦者如此古人豈漫然哉舍窮理而曰扞格外物本然之善自明多見其謬於先王之教矣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

不反謂之大成

離經始通其義也敬業則有心於得矣知博習則求得之慇也能論學則有得於心而知擇矣知類通達則知之至也觀其離經可以辨其志觀其敬業可以知其樂羣博習則必親師矣論學則必慎友知之眞則必守之固離經敬業博習論學皆格物之事也學有積累而得有淺深於此亦可見矣

孔子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

易大畜象傳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識以畜德也若道聽而塗說則德之棄也

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欲致其知必自多聞多見始然擇而識則所以知者在我若屛去見聞而自謂能知則祇見其不知妄作而已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古敏求聖人不廢義理散殊必無生而能知之之理但聖人較易耳然能好能敏卽聖人所爲生知也豈必靜坐千里而後爲生知也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詳說則析之精而得其要得要則可見之行○呂□□

曰博學是始事反約是終事其中用力卻在詳說博學於物而詳說乃所以格之博而說之不詳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

孔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夫子曰多聞多見曰好古敏求則是夫子未嘗廢學識也但聖人學識隨事會通卽流見源不必有多之迹耳若賜以聞一知二之資從事於多學而識則夫子喜其積之多以將有得而懼其逐於末以未會其源也故發其疑而以一貫告之一貫則知之至矣〇呂□□曰一

以貫之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此見個總統關通處者舍學識卻貫個甚道理自少至多工夫必由多返一也或謂一貫不必分知行日以一理燭萬事然後能以一理應萬事固非知一貫之外更有行的一貫然以對學識者言卽知至也以對力行者言卽盡性也非知無以行此不容無先後矣

易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幽明死生鬼神夫人而知之也而所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及鬼神之情狀則習焉而莫之察非觀察之深者不足以與知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顯諸仁藏諸用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陰陽不測之謂神以此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可知原其始以反於終而死生之說可知一陰一陽迭爲屈伸聚散而鬼神之情狀亦可見矣如是則異說不足以搖之知之至也

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格物窮理則能知言矣

以上專以格物致知言

易文言傳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聚之者多則盡物辨之者明則盡理此格致也寬以居之則受善無窮仁以行之則篤行無歉此誠正也非宏無以任重寬居非毅無以致遠也仁行

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問思辨又格物中次序博審慎明乃所謂格也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君子無不學而於文爲有據約之以禮謂要其身於禮也要非簡要之要猶約束也之字指身言不指所博之又語類載黃勉齋之問謂似有一貫意而朱子之

答不然疏大全者誤以勉齋語爲朱子語失之矣

易傳曰夫易聖人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德者理之得於心業者理之著於事知欲其崇日新不已使知識高明之極而無所遺則所以效天也禮欲其卑收斂約束使踐履篤實之至而無不實則所以法地也蓋天高在上而實爲萬物之大始地卑在下則承天之氣以生之由是陰陽二氣交易變易於其中而生生不窮人受知於天成能於地人之性也致知以崇其知

約禮以履其實使所成之性存之又存則在己之天地位而道義由是出亦如易之行於天地之中矣理之當然曰道行而宜之曰義知崇如天則道無不明禮卑如地則行無不宜也

以上兼知行言之不知無以行而不行亦不足為真知也

程伯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致知存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心放而不收則無以窮物之理知何由致故須是敬敬者其心卽事而存所以能窮物理而得之於心也然心之所以不存者動於欲故也故養知莫過於寡欲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也尤切卽物窮理不止察之於身然卽身之所具

所行者而考之尤爲切要也

程叔子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此格物之條件大略舉此三者

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慈子孝之類非謂父慈子孝便爲至善盡慈孝亦有許多般如申生之孝善矣而非至善要如大舜之孝方爲至善也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物之理則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此言格物者又當知要也

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

字而可得也此言格物之當盡其細析其精舉言孝而其他可推也

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曰學者固當勉强然須是知了方行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不但不能久并所行亦未必是惟見理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性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着便道難也此言欲誠意必先致知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學者須是眞知才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此言知旣至則能誠意也

問觀物察己者還是因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然世物我一理才明彼便曉此此合外內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

以高厚許具小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察於一草一木不太煩碎乎曰心外無理理外無物察得來只是一貫曰程子嘗言汎觀物理如大軍遊騎矣而復教人察一草一木何邪曰此止看立心如何如舞劍知書窻前生意會心不少一草一木亦分殊而理一如何不察但自有緩急在若上蔡誦史只成玩物喪志而程子觀史卻又一字不放過立心異也○此言物物之當格也

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乍得便會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此言格物有積累之功也

格物亦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若於此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旣曰格一物便通衆理顏子不能又曰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何也曰難得便會通對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言此一貫之說顏子未敢道也一事窮盡而無餘蘊則他有可類推者以類而推相說以解之謂也類推之與會通相隔向遠矣中庸言辨之弗明弗措而程子曰於此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者中庸以志之所期言必要其成也此言格物之方人心有一時濡邋不可勉強者卻不當穿鑿以求故且放下然非竟以不明措也別窮一事或反有悟并因彼而識此者耳子思程子之言貫並行而不悖矣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言鬼怪之事不當於事上求其有無只當積學以窮理理無不明則鬼神之情狀可知亦格物之道也

張子曰聖門學者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麗南曰了悟二字微有病

張子答范巽之書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之未必信耳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刼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若委之無窮付之不可知則學爲疑撓知爲物昏交來無間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物怪神姦不必盡無但性命之原可知則有之亦自不足駭顧好異者從而張皇之則惑人愈甚異端頓悟直指其好言鬼神皆意想所造故荒亂不足據異端何足以知鬼神之

情狀哉張子不明語其有無而使之守己自信無爲所刼亦正所以深語之也

朱子曰眼前者無非是物然格之卻有緩急先後之序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人見得三分道理則此心亦自不敢放肆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存心理會窮理日益密細矣

且莫若收斂身心使作得主宰方能見理此條與程子未有致知而不由敬者之意同○大學只始自格物者以小學開其先灑埽應對間固早已收斂其心使作主宰也

人之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人之一心初不以內外精粗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

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理勢之相須有必然者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此即收斂此心以窮理方能見理之意也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積久貫通亦有以知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或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有物必有則物與道未始相離也而或者以格訓扞格謂扞去外物而本然之善自明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則外誘之甚者莫若飲食男女然推其本亦人之所不能無者但其中自有理欲之辨耳今不能克己復禮而徒惡外物之誘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而後為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得全夫婦之別也聖人大中至正之道烏得以此亂之也哉此二條指辨舊說之非以正明格物二字之義

格物致知與博覽洽聞何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

究其本末是非之蓋彼以徇外夸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必究其原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已爲人之分也此言格物存乎學者之心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漢唐諸儒註疏之學大抵如此有人思慮向裏於事物多不理會陸氏之學大抵如此二者徹都是偏此因補傳中表裏精粗四字而言

今人務博者要窮天下之理泛濫無歸亦流爲玩物喪志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龜山之論朱子駁之則天下之理無不在我皆不是也惟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爲妙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

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分始得天下之事君子豈能盡知所患在以不知爲知耳知之不精爲害反大盡知得九分那一分人便都輕忽去自以爲知了及作事時終是那一分不知底在這那九分知底都做反了也趙括談兵介甫變法他豈是不知底只爲知之不精反至壞事耳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此二者乃學者最要緊事亦學者最難過關隘也

清簡公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子以二言括聖學之要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戒懼未發以養虛明其本矣格物致知所以證虛明之本體酌變化之妙則也近世談學謂妙悟者曰知效天也謂實脩者曰禮法地也夫博文約禮本一串事聖人言崇效卑法本合知禮爲一而後人乃分而二之謬哉按吳草廬以陸氏爲尊德性朱子爲道問學試思不尊德性何

以道問學亦何以能盡其德性二者亦一串事也而吳氏兩之矣陸氏以誠敬為外鑠為害心其尊德性之功夫安在乎此所以開同異之爭為兩可之見而卽以開良知宗派為惑甚也明儒乃又以知崇效天為聖人之事禮卑法地為賢者之事嗚呼其支離甚矣

德性之知良知也聞見之知亦良知也人於耳目感於心思而知通焉知在物而所以知者心也謂聞見之知為外然則心亦有外與

烜曰天地鼓萬不同物緐而事興焉天地之性人為貴包併萬物與天同體於性之理一有未通則吾心之量為有歉故盡天下之賾而不可惡盡天下之動而不可亂吾身何日不與物接而安得不窮其理哉所格之物

吾性之本體也所致之知吾心之良知也而豈外求者哉○心具萬理何待於致曰乃心之靈則可以周知矣所以致知也若夫有不知非心之體也視聽言動思夫人而能之則恭從明聰睿亦夫人而能之不能盡其量耳夫枝葉華實碩果之所具也不培之灌之則不生也萬理人心之所具也不格致之則不盡也致者順之發者塞之助者揠之則不能盡其體者也○爲之而不可爲者其本無也爲之而可爲者其本有也爲之而況者流也可爲而不爲者賊也君子窮理以自爲也何獨以爲支離而疑之○聖人不以生知疑人懼廢學也賜也

多學而識孔子乃以一貫告之警支離而疑格致是噎
且廢食也舍物而言理殆矣殆而安之又從而張大之
溺之深也○格致主內外以證也格至賾者莫大乎學
問格至動者莫大乎權權至一者莫大乎中博學於文
知一以貫之乃能不惑否則口是程朱心無定見中惕
禍福終溺於異也
居敬存誠格致惟此三者學聖之功備矣下仁義禮
知則性之所具而詳言之也

邑後學 董賡颺纘承 汪立中品端 余最贊賢 余龍光燦雲 重校

邑後學俞　鍠峻西同校開梓

卷之一終